後村題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後村題跋

劉克莊撰

本館據津逮祕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後村匯收

後村題跋

目錄

卷之一

題傅自得文卷
跋林去華省題詩
跋呂炎擬樂府
跋安谿縣義役規約
跋表弟方遇詩

跋趙司令楷詩卷
跋趙司令楷沙市辨誣
跋董明府叔宏谿庄圖詠
跋唐察院文藁
跋唐察院判案
題許介之詩卷
跋文章正宗
跋趙明翁詩藁

泉州歲賜宗室度牒聖旨跋語
跋鄭樞密與族子仲度詩
跋嚴某和坡詩
跋陳教授杜詩補註
贈楊醫
題何伸詩
跋益公親書艾軒神道碑後
跋趙綱摘藁

跋方寔孫樂府
跋方寔孫詠史詩
跋南谿詩
跋李監簿墓誌
跋西山與李用之書
跋西山與丘宣義書
跋林氏瑞雲瑞山圖

卷之二

跋海州黃錄參廣西平蠻錄
題何秀才詩禪方丈
南城包生行卷
跋孚若贈翁應叟歲寒三友圖
跋朱相士贈卷
跋夏元鼎悟眞篇陰符經入鏡註註
題姚鏞縣尉文藁
題日者葉宗山行卷

跋眞仁夫詩卷
跋黃勉齋書卷後
跋王祕監合齋集
跋宋母墓表
跋陸氏墓誌
跋宋自適詩
跋灌園蘇翁事蹟
跋李耘子所藏其兄公晦詩評

輝上人攜其父所作偈求跋
跋陳戶曹詩卷
跋李耘子詩卷
跋吳孝子傳
二趙字說
跋張季文卷
跋章援致平與坡公書
跋西山贈日者郭生序

跋蘇子美帖
跋東坡與歐陽叟帖
跋米元章焦山帖
跋閻王帖
跋東坡墨蹟
跋楊補之墨梅
跋惠崇小景
跋趙大年小景

跋東坡辭承旨乞郡奏藁
跋李伯時羅漢
恭跋欽宗皇帝宸翰
恭跋高宗皇帝親征詔
跋李賢縣尉詩卷
跋徐寶之貢士詩
跋仲弟詩
跋單父趙氏事實爲趙小坡作

跋梅谷集
跋黃愷詩
跋黃愷文卷
跋王元度詩
跋劉叔安感秋八詞
跋二李易說
跋方蒙仲詩

卷之三

跋宋氏絕句詩
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跋建陽馬揖菊譜
跋艾軒繳新除殿中侍御史書黃奏稾
跋朱文與陳丞相帖
跋柯豈文詩
跋宋吉甫和陶詩
跋卓君景福臨淳化集帖

跋王實齋送林叢桂序
跋李敏膚行卷
跋先君與貴溪耿氏書後
御製二銘跋
跋樂平吳樂書說
贈上饒日者呂丙
題汪薦文卷
跋裘元量司直詩

跋宋自達梅谷序
題宋自達詩
題程垣詩卷
題趙戩詩卷
題葉介文卷
贈日者許澄之
跋東園方氏帖
蔡端明茶錄

蔡端明臨眞草千文
蔡端明書唐太宗哀冊
蔡端明三司日錄
跋山谷書范滂傳
跋王元邃書
卷之四
跋聽蛙方氏帖
東坡賴師聽琴水調及山谷帖

蔡端明帖
又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南軒與方耕道帖
南軒送方耕道詩
魯簡肅吳文肅宋次道帖
蘇才翁二帖
劉原父陳述古帖

趙清獻公帖
陳了翁鄭介夫帖
余襄公帖
陳懶散王晉卿帖
題丘攀桂月林圖
跋許敎一鶚廷對策
跋東園方氏帖
韓致光帖

蔡端明書唐人詩帖
跋林竹溪禊帖
斷石本
定武本
三段石本
跋林竹溪書畫
伯時臨韓幹馬
戴嵓牛

王摩詰渡水羅漢
江貫道山水
厲歸眞夕陽圖
韓幹三馬
信菴墨梅
李伯時畫十國圖
米南宮帖
跋放翁與曾原伯帖

跋舊潭帖
跋馬和之覓句圖
跋石鼎聯句圖
跋楊通移居圖
又題
跋石虎禮佛圖
跋明皇聽笛圖

後村題跋目錄終

後邨題跋卷之一

宋　劉克莊
明　海虞毛　晉

題傅自得文卷

曰余出守宝春行盱撫亂山中盛寒大雪人跡既絶鳥影亦稀有一士獨載贄追余閱其姓名南城傅生自得也踐雪淖行二百餘里矣余竊怪生求余之急如此豈有謁哉坐而叩之無他說袖文一

卷蘄余商搉而已余忍笑曰甚哉生之迂也然絶奇其人又奇其文後余斥居田里世所僇笑以爲狂人戶外無屨几案上無故舊書生復勤勤寄聲其求余之急猶前日也生之迂不愈甚乎夫人皆爲文文不能皆奇以俗學窒之俗慮汨之耳迂則不俗不俗則奇非極天下之迂不能極天下之奇生其懋焉或曰今人之文主於適用不主於奇何也曰非惡夫奇也惡夫迂也迂者去富貴利達常

遠而去澹泊枯槁常近也生其擇焉生族父泳之余友也故生諸文皆有泳之氣骨泳之不可復見因書以貽生善爲之汝伯不死矣

跋林去華省題詩

古詩有以一句擅名者池塘生春草黃花如散金之類是也有以一聯擅名者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之類是也有以結句擅名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何慙刺客傳

不著報讎名之類是也葢一篇之內不能皆工僅得十字焉十字又不能皆工僅得五字焉至於一篇皆工不多見也雖郎士元錢起所作皆然林君去華省題詩二百首多乎哉然多非難也多而工難也或曰去華他文皆工奈何獨以五言六韻行世乎余曰去華六館名士使其早達去而賡柏梁黃鵠之歌和薰風微涼之句久矣是體也惟其老於頓挫故多惟其久於鍛鍊故工雖以此行世可

也昏楊無咎補之江南高士試南宮以八陣圖爲題補之警聯云陳迹千年在斯人萬古無同案之士用之擢上第補之汔不偶詩雖工有命存焉去華勉之安知暗中無摸索曹劉沈謝者

跋呂炎擬樂府

樂府惟李賀最工張籍王建輩皆出其下然全集不過一小冊世傳賀中表有妒賀才名者投其集溷中故傳於世者極少余竊意不然天地間尤物

且不多得況佳句乎使賀集不遭尼必不能一一如今所傳本之精善疑賀手自詮擇者耳余幼而學之老矣無一字近傍焉因止不復爲建陽呂君炎示余樂府三十首幾富於賀集矣余甚駭之夫開拓使之多余之駭已如此若斂縮使之少其駭余特未已也君尚勉之

跋安谿縣義役規約

役法更君實介甫一番爭辯講之無餘蘊矣今天

下皆行熙豐條貫獨海外四州猶用元祐之舊民亦便之豈差募均有利害耶義役法後出最善余宰建陽境內都九十七耆一百八義役居四之一他不能皆然亦有始於義而終於訟者內某鄉某都率數歲闕役人郡守丞與常平使者迭差不能定復下之縣余鉤攷隱匿參酌律令定某當差而猶不受令則爲之喟然判其牘曰使人情畏役如此爲官吏者可以自反矣稍久邑人頗相孚往往

有踵縣門求給朱記者詰之曰何前愞而後順也則巽謝曰自明府下車吾輩不識追胥也引判少也誅求絶也撿驗無大費也吾願及明府未去受役焉於是向之不能定者皆定雖竊自喜然沉余去不能使一邑皆爲義役亦每自媿安谿邑小民貧百錢之産不免於役常以四戶充一歲限滿而貲破矣故安谿之民尤畏役會朝家修義役法太守侍郎趙公下之屬邑明府趙侯崇栗始創義規

十八都十六里相勸從之寓公余使君首助以田從而助穀者四千斛民爭受役訟源永熄惻隱發於寸心仁遜興於一國三君子可謂賢也已初侍郎公赴鎮余爲言明府佳士有志於爲善者然猶未知其材敏如是葢余三年不克爲者明府年歲之頃談笑爲之其可敬也夫抑可媿也夫

跋表弟方遇詩

南昌徐君德夫爲方遇時父作詩評其論甚高葢

今之爲詩者尚語而德夫尚意尚巧而德夫尚拙以德夫之論攷時父之詩往往意勝於語拙多於巧時父可謂善爲詩德夫可謂善評詩矣抑余願有獻焉世所以寶貴古器物者非直以其古也余嘗見人家藏槃匜鼎洗之屬凡出於周漢以前者其質極輕其範鑄極精其款識極高簡其模擬物象殆類神鬼所爲此其所以貴也苟質範無取款識不合徒取其風日剝裂苔蘚模糊者而寶貴之

是土鼓瓦釜得與清廟鐘磬竝陳也時父勉之使語意俱到巧拙相參他日必爲大作者而不爲小小家數矣時父余表弟也初見於臨川余年十七時父十四後見于福唐于臨安于莆每見顏髮益蒼老時父猶未脫場屋余仕亦連蹇方乘傳遵海而南老兄弟臨別握手商論間寔各有以康窮乏而蘇困戹者今通夕參語乃是一段冷淡生活然則余二人之窮非不幸也

跋趙司令楷詩卷

昔曹氏父子以翰墨稱雄於建安黃初之間孟德之詩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是以周公自擬也子建之詩曰願我賢主人克符周公業是以周公擬其父也夫德義不足而直以雄心霸氣陵踐一世誰其聽之司令趙侯席旂常鐘鼎之貴而自牧如窶人子示余詩卷用事屬辭欲追昔人方其隆盛烜赫於功名之際謙謙不敢當及其遷徙窗落於

君親之義卷卷不忍忘余聞湖湘之士皆嘗聞五峰南軒之遺風緒論意侯所學蓋有在於詩之外者侯其勉之

跋趙司令楷沙市辨誣

昔人云三世爲將道家所忌爲其多殺也余謂不然不有所殺不能有所活太公封營丘子孫與周相終始郭汾陽百戰門戶貴盛家屬三千口豈非捄民水火再造唐室所全活者衆歟司令趙侯示

余沙市辨誣之書余竊以爲古者不以一眚廢士侯方盛年他日秉旄授鉞先計後戰所殺者少所活者多雖世世爲將可也何三世之忌哉新善可紀則前誣不必辯矣

題董明府叔宏谿庄圖詠

余所居門前隙地極目尤廣湮沙礫草棘聚焉故老相傳云金鳳池舊址也由池而北至官道地稍高是爲後邨余少時欲疏鑿其廣者復池之舊而

塔築其高者爲書堂復齋陳公爲書金鳳池三字北山陳公爲書後邨精舍四字楷篆極妙藏之篋中久矣然其地屬數家不可合余宦不遂至端平甲申地始合余逐于朝始役三百夫而池成始揭復齋舊扁會除袁守心謂書堂可成至郡數月坐前論事斥歸不能捕一椽施一鑱北山所書之扁蛛網蟲蝕之矣二陳公墓木已拱余亦益老未知書堂成在何日嗟夫若余所謂池與書堂在貴家

視之猶盆池馬廄耳而余周旋斯世三十餘年常有是心而無是力故每見人家園圃池館則健羨之永福明府董君叔宏示余谿庄圖詠凡余心所欲爲而不能爲者皆在明府圖詠中矣力足以充其心一可羨也景物足以稱其池館二可羨也賦詠足以寫其景物三可羨也因書其事附于兩侍郎親筆之後

跋唐察院文藁

所貴乎士大夫者學問也操守也議論也王金陵捨周孔而談管商是素學可改也林希邢恕始賢終佞是素守可改也蔡蘧以魏徵方了翁晚欲殺之以滅口張商英以周公方馬呂後建追貶之議是素論可改也悲夫內無定見外無定力利欲之所誘怵世故之所驅使有亟改者有漸改者有終身屢改而未已者余行天下見此多矣御史唐公論著若干卷平生單辭隻字麤言細語備焉他人

扃鐍覆藏不可示子孫者公悉錄以傳後曰策論曰師友問答曰奏議曰賦詠曰記序曰書疏自太學生至爲御史自吳尉至爲方伯連率一學問也一操守也一議論也余少從公遊凡公一話一言昔親炙於三十年之前今扣擊於三十年之後如律令如符券未嘗少差前輩謂龔彥和爲玉界尺余於公亦云

跋唐察院判案

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麤能其精者顧不能其麤者何歟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爾御史唐公則不然方其與朋友講學也一字之差一義之疑反復論辯纍數千言及其爲百姓決訟也察見情僞出入條令嚴訟之人皆駭伏舞文之吏不能變可謂本末具舉精麤無間者矣昔歐公累歷大府尹開封皆有治聲基於令夷陵閱

舊牘之時唐公漕江左帥南海見謂吏師兆於尉吳門與常平使者爭涇之日舊牘且閱況生事乎使者不能脅況豪右乎不卑小官所以宜高位也不鄙俗事所以全雅道也卷中如妾毋得主財如質鬻共業須同籍人僉圜乃成券余白首州縣之所未講覽之喟然歎曰仕者當寫一通寘之座右

題許介之詩卷

本朝起遺逸之士惟种放常秩徑拜臺諫侍從河

南監司薦邵康節僅除潁州推官張樂全歐陽公薦老泉止得霸州文安縣主簿雖曰愛惜名器然尺度亦太嚴矣端嘉以來中外多故天子稍越拘攣拔士余所識如江西曾無疑金華杜叔高九華葉子眞衡陽許介之相繼聘召無疑叔高入館子眞介之但爲諸侯客是數君子皆老於文學而介之尤磊落尚奇節有南渡右丞之風昔黏罕長驅舉國退避獨右丞與李伯紀丞相慨然欲當其鋒

天下至今悲其壯志今狄難日深左衽之憂近在目睫荆湖遂爲次邊介子旣謀元帥軍事當合故楚之奇材劒客被髮纓冠而圖之上以保城郭封疆下以衛鄉井顧方築堂聚徒講學纂言若處安平無事之世豈其外示閒暇內有規畫人所不知耶抑才大位卑姑自放於翰墨耶國家之待介之雖不及种常二處士然比邵蘇葢優之矣介之其益以忠義自勉他日功成需人作凱歌露布僕雖

老矣尚堪執筆

跋文章正宗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遺書曰西山讀書記曰諸老集畧者綱目詳篇帙多其間或未脫藁曰文章正宗者最爲全書既成以授湯巾仲能漢伯紀某與焉晚使嶺外與常平使者李鑑汝明叶力鋟梓以淑後學是書行遐粹而下皆可束之高閣猶恨南中無監書而二湯在遠不及精較也

跋趙明翁詩藁

昔孤山居士有摘句圖蓋自擇其平生警句行于世嘉熙戊戌余嘗爲明翁序詩後四年明翁更示近作乃錄集中警句于後五言云風霜先遠客天地獨扁舟似老杜巧須出天造清欲與秋爭似孟郊山寒梅意峭林茂鳥聲深似張祜笠戴天童雨鞋穿雪竇秋似劉夢得鳥殘桃見核蟲蠹葉留痕似林逋七言多景樓云江連淮海東南勝山出金

焦左右青岳陽樓云左右江湖同浩蕩東西日月遞沈浮似許渾徑有泉流安得暑亭因風埽自無塵俎草就平眠鹿地芟松勿損挂猿枝似張籍王建畧湧清池聚科斗雪明碧嶂過春俎殆天然著色畫水田白鷺夏木黃鸝之句無以加也余與明翁皆嗜詩者然明翁失臺郎而歸其詩愈奇余銜使指而出不復有一字半句閒忙之效如此因讀明翁絕句有云留取蒲萄浮大白肯將容易博涼

州歎其高標卓識爲之爽然自失嗟夫余衰矣憊矣俗甚矣不足與明翁上下其論矣會當箋冊悃于公朝返初服于後邨澡滄塵襟抽發滯思庶幾有以答明翁之貺

泉州歲賜宗室度牒聖旨跋語

臣恭惟陛下嗣服以來明目達聰四方利病皆得條奏臣所領州實宗正分治之所先朝歲賜祠牒以助廩稍後不復賜額責之郡民力殫而根本不

暇恤吏才竭而智巧無所施宗室俸爲之也臣愚謹上其事尚書請復歲賜以紓泉民詔予其半其年上始親政復可前奏歲賜百牒如紹興故事七宮數千口之聚莫不歡呼抃舞稽首北闕祝聖人壽又以知始刱不予柄臣之爲今應如響英主之斷甚盛舉也自頃外邸屬籍日增祿賜不貲券旁山積議者病之或以爲濫焉書曰九族既睦美其均也詩曰則百斯男贊其盛也昔也美其均而贊

其盛今也議其濫而病其多乎夫廩祿供億有司之小費本支蕃衍國家之大慶陛下敷明洞炤必有見於此矣臣叨恩假守敬刻聖旨于石以示萬世

跋鄭樞密與族子仲度詩

凡人矯飾于外無所不至惟閨門親族之間可以觀眞情焉昔陶威公之母遺其子書曰汝爲吏以官物餉吾非惟不益反增吾憂教以廉也淵明遣

一力助其子曰此亦人子可善遇之勉以恕也觀樞相鄭公送其族子雩都明府詩始於律已終於愛民可謂賢父兄矣明府能佩服此言勿至失墜可謂佳子弟矣

跋嚴某和坡詩

自歐公有放子出一頭之論至今二百年無敢以文字敵坡公者豈眞不可敵耶往往爲盛名所壓望風屈膝爾三山嚴君盡和坡詩不少謙下其眞

可敵者耶孟子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竊意嚴君才氣亦然

跋陳教授杜詩補註

杜氏左傳李氏文選顏氏班史趙氏杜詩幾於無可恨矣然一說孤行百家盡埽則世俗隨聲接響之過善觀書者不然郡博士陳君禹錫示余杜詩補註單字半句必穿穴其所本又善原杜公之意趙註未善不苟同也舊註已善不輕廢也第詩人

之言或一時感觸或信筆漫與世代既遠雲過電滅不容追詰若字字引出處句句箋意義殆類圖象罔而雕虛空矣予謂果欲律以經典裁以義理雖杜語意未安亦盍商搉況趙乎禹錫勉之毋爲萬丈光燄所眩也

贈楊醫

醫以多愈疾爲良所愈尤多爲尤良扁鵲傳僅載三事太倉公傳二十二事華佗傳十六事就此諸

事中有立愈者焉有剋期而愈者焉有遂不愈者焉三醫皆神人止能治可治者世醫乃云能治不可治者余未之信也楊生自長谿來莆莆無醫以生爲良病家爭遣輿馬輦錢帛迎致生不以醫道之行爲喜而以未聞長者之教爲恨余空空無以教生願生益修方多活人余當屢書不一書以俟傳方技者採焉雖然前語三醫事姝未竟扁鵲以技高爲秦太醫令李醯所殺倉公或不爲人治病

病家怨之果中以法賴少女緹縈拯免華佗恃能曹操累書呼不至斃操手名盛而瓠速術工而身危此亦生所當知也方紫微欲爲生痛下一劑余曰一劑未也宜併兩劑爲一生矍然起拜曰敬受教

題何伸詩

桓溫位窮將相權震人主而孟嘉但目以老兵王述亦曰兵何可與女王尼護軍府養馬卒爾胡毋

輔之諸名士持羊酒就馬廄下與尼飲不見護軍而去益兵而佳士也士而不佳兵也古人位置人物如此然則何伸之詩其可以兵廢耶嘉熙戊戌中秋書付其子謙

跋益公親書艾軒神道碑後

平園晚作益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惟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今祠堂本乃復齋陳公所書而平園眞蹟藏外孫方之泰巖仲家

巖仲他日有佳石當併平園小楷刻之祠中

跋趙綱摘藁

尤谿二趙一出一處處者遯世無悶終其身不改琴張曾皙之流也出者難進易退終其身不屈下惠少連之所愧也余不及識二君長君之子阜爲福清主簿示余家集其言曠達而切情閒淡而詣理縱不踰矩者也戲不爲虐者也自昔名士鮮不爲詩酒所溺劉阮敗德嵇謝災身禮法之士或羞

稱之君獨爲復齋陳公所許豈非鶚詠君之寓言而名教君之實踐歟君既歿少君所立尤高主簿亦清苦有二父風云

跋方寔孫樂府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半山語也樂府妙處要不出此二句世人極力模擬但見其尋常而容易者未見其奇崛而艱辛者方君端仲年事富筆力健取古人難題軼事斷成數十百篇激

昂蹈厲流出胸臆亦可謂之快士矣昔之名家惟張籍王建李賀然唐人於籍云業文三十春於建云白頭王建在以齒宿而工也賀母憂賀嘔出心肝以息苦而傳也君他日益老蒼益刻苦語出驚人如半山所云則此編目以別集可矣

跋方實孫詠史詩

方君寔孫示余詠史詩一編連日春陰小牕尤闇余目昏苦君字小不能徧閱信手開一葉見其詠

卓氏之什而有感焉蓋文君之奔也王孫大怒及見其壻乘駟馬車則又大喜坡公固嘗鄙之爲暴富遷虜矣今方君更引太史敫不覩君王后事抑此揚彼其論尤健烏乎奔而爲后猶得罪於父如此況若文君之瑣瑣哉學者以此持身必爲修士仕者以此事君必爲端人余謂君尚論古人不必求奇但以此篇意義爲準的不中不遠矣然前輩詠史皆簡切可諷味今累百言押十韻失之繁斲

而小之乃善

跋南谿詩

故丞相餘干趙公當國天下所謂君子者皆聚本朝其游於門延於塾者亦極一時之選南谿先生其人也忠定諸子師焉家事咨焉先生當趙公盛時絕口無自媒之言及趙公去時事變門下客類埽迹避禍惟先生忼慨悲憤往往發於詩文同其憂患而不同其富貴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某先

友林丈井伯亦趙公客也每言先生雖終身隱約然刻意教子手鈔慶曆四諫奏議授之子後貴顯是爲給事公編歷臺院果如先生所期給事出帥番禺出詩一編示某曰吾先人之作也某袖歸熟讀竊以爲先生詩兼衆體歌行布置起結彷彿少陵明妃曲卒章致意於烏孫兩公主先王姬後宮嬪實前人所未發題山谷書范滂傳借漢事痛黨禍尤當時所難言古體若槁而澤若質而綺秋花

云挹香不盈懷飡英淡無味又云向來紅與紫隨流去如雲雖有故枝在落蕤何紛紛幽閒微婉有無窮之味殆先生自況也唐律屬辭如諧樂用事如破的一字不可易置其題清音堂云賦詩纔刻畫語墮渺茫間前輩謂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先生有焉某聞先生所著非一書方將從給事公端拜求觀而被命出嶺解印之期甚迫傳業之心不遂姑識所見所聞於先生詩卷之後先生

名簡字某番易人井伯丈名成季莆人艾軒猶子

跋李監簿墓誌 用之之父

眞文忠公誌監簿李公之墓詳諫書略他美惜公之言未行而於公之子有望昔仲尼稱臧孫之有後左氏錄狐突之教子此書法也亦心印也至端平初文忠帥閩余忝議幕御史公方需次績溪令應詔上封附驛置以聞余見其藁視監簿公嘉定所言有進無退於是文忠之言始驗洎嘉熙中余

與友人方德潤皆坐論事斥居田里每共讀邸吏所傳臺中章奏其間有格言精論老謀碩畫雖不著姓余二人輒能辯之曰必李御史之筆也問之果然於是文忠之言益驗夫江從嶓冢河出崑崙御史以監簿爲父文忠爲師淵源所漸遠矣

跋西山與李用之書

右西山先生與洞齋李公問答一卷當先生自禮侍免歸也流言方譁後禍叵測道遇某尚書被召

謁之其人辭以疾不出見某舍人先生故吏也入都不敢由浦城迂涂取上饒而西且天子初無怒先生意其所交游萬無連坐之理而人情過於避就如此洞齋乃於是時從先生講學質疑執弟子禮後先生召歸亦不翕翕趨附方以格領縣令先生殄瘁宰木已拱門人或更名他師洞齋顧收拾其寸簡隻字如襲珠璧彼貴則合賤則離死而遂背之者聞風宜少愧矣

跋西山與丘宣義書

以先生數帖攷之丘府君可謂長者矣雙薦又能廣乃祖之陰隲寶先賢之遺墨可謂長者子矣臞軒題後八年甲辰冬至日後邨劉某題

跋林氏瑞雲瑞山圖

噓而族雲之常也慶雲非常也根而生木之常也不根而木非常也非常者爲瑞林氏子光世既合葬其先夫人于滄溪瞻其麓有五色雲焉斸其土

得鄰山焉余見其繪事贋於里人而信識者以爲林氏將興之符自君伯祖舍人忤蔡太師不大用祖刪定抗節死虜中百年門戶不絕如縷興之者其在君乎君才而文頓挫場屋挾策干今樞密趙公于淮梱公喜而客之邊事小寧公自西府還寓里追服親喪君亦歸窆其母余以是知君賓主皆忠孝人也夫生養死葬子道之常然有牽於世故而不克遂其情者有奪於王事而不敢顧其私者

自溫嶠狄仁傑之流千載而下莫湏此愧況其餘乎人能盡其常者而天畀之以其非常者理也故自昔甘露靈芝之類多見於純孝之丘墓而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林君勉之

後邨題跋卷之一　終

後村題跋卷之二

跋海州黃錄參廣西平蠻錄

往年余從事江淮制置使府實與虜對壘同舍郎數年間貴顯略盡獨余無尺寸功請監南嶽廟歸既又從事廣西經略使府海南黎寇入省地胥吏逐太守士或徒手取爵賞立聲名余亦傍觀而已彼諸人非皆狀貌魁傑及有他謬巧其所以能異於余者勇耳今黃錄○○○尉禽廣西賊不由外

臣保奏徑攜功狀白○○○○○○秩余觀黃君狀貌非甚魁傑○○○○○○○○○致其身者亦勇耳噫人以勇○○○○○○○○○○題此書之末以識余媿

題何秀才詩禪方丈

詩家以少陵爲祖其說曰語不驚人死不休禪家以達磨爲祖其說曰不立文字詩之不可爲禪猶禪之不可爲詩也何君合二爲一余所不曉夫至

言妙義固不在於言語文字然舍眞實而求虛幻厭切近而慕濶遠久而忘返愚恐君之禪進而詩退矣何君其試思之

南城包生行卷

敏道從朱陸二先生學而微喜談禪今其子又以墨法知名噫義理之學逃歸杲佛日光拙菴逢掖之家化爲李庭珪潘谷耶雖然明牕佳研呼童磨試然後知近日墨工皆出其下矣念昔與敏道俱

爲潔齋侍郎袁公之客袁公墓木已拱敏道白髮蕭蕭余亦流落不偶甚矣余二人貨之難售反不若小包君墨之易售也君持此紙歸似廼翁當亦拊掌一笑

跋孚若贈翁應叟歲寒三友圖

孚若晚擯不用賜金揮盡嬖奴寵姬皆辭去然好客○篤往往質笥衣粥廄馬以續車魚之費後無○○○○亦辭去惟余與應叟一二人留其○悲

夫尚○○○○曳歸道城南行西淙之下謁新丘登舊山臺傾沒○○樹枯死余知其必發羊曇之哀動唐衢之哭也諸人既跋詩畫余獨記舊事且系小詩易結千金客難扶六尺孤憑君傳掬淚一爲灑西崤 孚若葬處

跋朱相士贈卷

往時樓暘叔有文名君謂予樓眉濃不能爲清望官錢宏祖帥廣西年甫四十餘君又謂予錢且暴

死既而皆然獨言某人當爲二府某人當爲侍從某人鬼形主凶久而未驗余觀君造次之言多中揣摩之論輒差豈非有心於售術不若無心而信術歟君脛長而膊聳面瘠而下銳望之若鸛鶴余雖不曉風鑒然知君非腰錢十萬封侯萬戶之相也決矣余方以實語規君君無以虛談戲我

跋夏元鼎悟眞篇陰符經入藥鏡註

眞誥載古帝王聖賢多爲僊惟祖龍劉季至今在

地下爲某官其說以爲英雄多殺永不得僊余讀而深悲焉然傳記所述僊者多自俠士劒客中來世言鍾離公亦故將豈度世輕舉乃忼慨烈丈夫之事非婉孌兒女子所能辦哉余以眞誥之言推之天道惡殺好殺者違天違天者不祥李廣殺降終身不侯欲侯不可況欲僊乎永嘉夏君元鼎頃事賁制直涉宣勞於山東河北既而棄官學道觀其所註三書皆遁世之學也深於道矣余獨問君向

在兵間曾殺人否非疑君之殺也懼害君之儈也君歷舉某事某事皆談笑脫人于死者使世無儈則已有儈非君其誰爲之及與君抵掌論兵頗右武安君間語楚臺畔寇又欲盡僇之而後已噫是猶有用世之心也昧者疑其合於兵法而離於儈道矣惟余知君非果於遁世者方今三邊宿師四郊多壘國家物色豪傑弘濟艱難君不得已出而用世必不肯坑趙卒必不肯盡僇山東人然後大

藥可成三書可傳矣

題姚鏞縣尉文藁

右姚君雜著一卷百詩森嚴一賦二記峻潔四六尤高簡縮廣就狹刋陳出新變俗趨雅斲華返質一字不可增損半句之工片辭之善賢於他人千篇百首天下之名作也然才力有定稟文字無止法君以盛年挾老氣爲之不已詩自姚合賈島達之於李杜文自公穀達之於左馬四六自楊劉達

之於歐王翡翠鯨魚竝歸摹寫大鵬尺鷃咸入把玩則格力雄而體統全矣

題日者葉宗山行卷

上饒葉君宗山過予談命予素不曉支干又不信吉凶禍福之說且厭夫世之挾技者諂諛以求悅揣摩以幸中也未甚奇之君徐言予命火炎而水少太快傷和太察生疑又曰宜清心以養神息怒以養腎類皆中余微隱藥予病痛噫此益友之言

也賢於星翁曆史遠矣西山先生以嚴君平比之豈虛言哉

跋眞仁夫詩卷

古以王官采詩子敎伯魚學詩詩豈小事哉古詩遠矣漢魏以來音調體製屢變作者雖不必同然其佳者必同繁濃不如簡澹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濁不如輕而清實而晦不如虛而明不易之論也予友眞君仁夫之詩絕去塵穢刊落冗腐簡澹而

微婉輕清而虛明有唐人半山之思然爲西山先生之子傳嫡承家學問名節本也文藝末也小晏之於臨淄小坡之於玉局仁夫優之矣公休之於涑水原明之於申公仁夫勉乎哉

跋黃勉齋書卷後

嘉定戊寅勉齋來江淮謀制置使軍事其年三月行臺駐揚州勉齋與余子壽黃德常及予同在軍中坐起寢食未嘗離也虜退凱旋勉齋力辭召命

請祠余亦求監獄廟後數年同舍郎皆貴顯子壽德常今各持節使一路於是勉齋宰木已拱子方以格爲縣因葉君雲叟出示勉齋遺墨感歲月之逾邁悼耆舊之零落爲之慨然初勉齋名重一世門人高弟甚衆既歿篤守師說不畔者士大夫中惟陳漳州趙荊門士人中惟雲叟一二人耳然則雲叟尤可重也

跋王祕監合齋集

義理至伊洛文字至永嘉無餘蘊矣止齋水心諸名人之作皆以窮巧極麗擅天下合齋之文獨古澹平粹不待窮巧極麗亦擅天下自止齋水心一輩人皆尊事之猶袁郭之稱黃憲秝阮之伏山濤也蓋其言議風旨有在於文字之外者矣

跋宋母墓表　趙昌父作宋自適母

眞陳所跋蓋聞而知之若予者嘗登宋母之堂忝爲令子之友見而知之者也凡章泉翁所載字字

不誣

跋陸氏墓誌

陸夫人之賢略似予妻世間悍婦不死乃使二婦死耶覽卷悽然系以小詩一夕死生異百年甘苦同孤身操井臼愁殺老梁鴻

跋宋自適詩

年來鳴者皆瘖大宋獨啾啾不已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可不懼哉

跋灌園蘇翁事蹟

高皇御極張趙竝相南渡極盛時也亏旌所至巖穴一空蘇翁爲當軸故人乃深自晦匿如此方知巢由不爲差事

跋李耘子所藏其兄公晦詩評

昌韓歐二公病六朝五季文體卑弱於是各爲一家之言以變之不獨一時學者從風而靡向使徐庾揚劉諸人及與二公同時亦必北面竪降矣今

舉世病晚唐詩猶韓歐遺意也然徒病之而無以變之苛於評而謙於教獨何歟蓋公晦及賴叔論近人之詩詳矣竊意公晦所謂沖澹淳古之趣賴叔所謂和樂之音可以變可以教而余偶未之見也君其爲予訪焉

輝上人攜其父所作偈求跋

學佛者以師爲父以父爲俗父輝上人俗父臨終作偈擲筆長往若大寺長老辭世然固乎方之內

而能遊乎方之外者也輝既學佛而彈琴有履霜之聲焉哦詩有蓼莪之哀焉遊乎方之外而未嘗離乎方之內者也其父皆豪傑過人矣

跋陳戶曹詩卷

戶曹陳君示詩一卷清麗調暢有承平公子富貴之氣加之以年賀方回晏叔原不難至也雖然詩之內等級尚多詩之外義理無窮先民有言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前輩亦云願鄙君損有餘之才補

不足之德君粹然佳子弟非不足於德者予恐其爲藝所掩也故微致切嗟之義焉

跋李耘子詩卷

唐世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詩故唐人詩工而賦拙湘靈鼓瑟精衛填海之類雖小小皆含意義有王回曾鞏所不能道本朝亦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賦故本朝賦工而詩拙今之律賦往往造微入神温飛卿李義山之徒未必

能髣髴也耘叟爲今之士應今之科目盍亦先留意於主司之所以去取予奪者乎余識耘叟累年未見其它文而屢得其詩因其赴舉祝之曰使耘叟之賦如詩今秋歌鹿鳴來春冠南宮非子其誰

跋吳孝子傳

清湘林別駕爲余言延陵吳若鳳旣葬父母寢苫不去余聞而異之別駕曰未也葬之夕哀號而於菟避廬之所感格而甘露降余尤異焉別駕又示

余以吳孝子傳蓋若鳳之鼻祖也噫有自來矣自孝廉科廢然稽之令甲微有酒饌之賜大有門閭之旌夫孝子未嘗斬人之知而國家之於孝子自不容已如此豈非以其爲倫紀風俗之所繫歟若鳳既不自言郡縣又未必知別駕與余皆閱退無氣力雖知之不能爲吳君重也姑書此於孝子傳之後

二趙字說

宋諸王孫崇乘弱冠奮儒科崇東繼踵拔冑舉伯仲競爽璧聯珠映見者欽挹二子以乃翁之余厚也求敬其名易曰雲從龍說者曰龍乘雲氣窮乎玄間又曰龍不得雲無以神其靈有逢時感會之象焉字伯曰雲卿書曰宅暘谷寅賓出日注者曰暘谷東表之地也又曰暘明也有進德輝光之義焉字仲曰暘卿

跋張季文卷

盱江張季之文世未有知之者西山先生始稱其以清峻之辭寓幽遠之味讀季所作益信西山之善評然文字不可過清也過清則肖乎癯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未嘗癯也不可過清也過峻則立於獨德不孤必有鄰未嘗獨也清峻不已其幽必至於絕物其遠必至於遁世季有親有同產資季以活者將持此文安歸乎西山欲推季入山林故其論高余欲挽季向場屋故其論卑它日呈似西山

必發一笑

跋章援致平與坡公書

邢和叔有居實章子厚有致平皆不能諫乃翁之失信乎人之勇於爲不善者雖父子之間不能迴也蘇章本布衣交子厚當國乃竄坡公於海南及子厚謫雷坡公書云聞丞相高年寓跡海隅此情可知且勸其養丹儲藥君子無纖毫之過而小人忿忮必致之死小人負丘山之罪而君子哀憐猶

欲其生此小人君子用心之所以不同歟致平在當時諸家子弟中尤豪俊然知愛其父而不知斯立叔黨之徒各愛其父知海康風土之惡而不知嶺南風土有惡於海康者又可悲也

跋西山贈日者郭生序

異哉郭生之論命也其言曰嗜潔惡濁金與水實爲之至哉西山之言性也曰使余命不值金水好惡可易置乎推郭生之言是命之值火者必暴值

士者必貪堯舜跖皆命使然而性善之論廢矣豈不可懼哉郭生試以西山之言精求之不獨技進而道亦進藝成而德亦成矣

跋蘇子美帖

王文康公坐萊公貶蘇子美坐祁公廢二人皆爲婦翁所累然文康卒至將相子美未牽復死有命也夫帖尾托人相花字似是通人之一蔽

跋東坡與歐陽棐帖

此帖當在未下臺獄時述古陳公密學純父巨源錢孫兩內相也叔弼此時豈預知李定輩將鞫詩案乎咎虞卿解相印與魏齊俱亡魏其寧失侯不使灌夫獨死坡公之貶嘗與倡和之人不過贖銅而人情觀望至不敢往還如此世變日下而世故亦可畏矣覽之太息

跋米元章焦山帖

米老此銘不獨筆法超詣文亦清拔想見揮毫時

神遊八極眼空四海

跋閻王帖

王氏既改元自尊然猶爲僧寺押帖前稱長樂府印以長樂府印四字爲文而其末乃自稱國主其淺陋不經如此頃見方孚若云吳曦既僭以隨軍轉運安公爲丞相長史以廳爲殿一日坐殿罷長史退至廊角有吏持咨目送議事不坐五百千安公笑曰古今豈有這樣官家後在長沙爲孚若道

其事猶絕倒一千年後當與此帖同編入笑林矣

跋東坡墨蹟

王右丞攜孟浩然入禁中蘇公亦攜李端叔詩卷至玉堂前輩欲成就士子聲名類如此然孟生竟以不才明主棄之句忤明皇意放還山端叔雖仕至尚書郎晚節落泊甚矣詩雖工如命何

跋楊補之墨梅

予少時有落梅詩爲李定舒亶輩箋註幾陷罪罟

後見梅花輒怕見畫梅花亦怕然不能不爲補之作跋小兒觀儺又愛又怕予於梅花亦然

跋惠崇小景

王介甫於聲色貨利泊如也獨喜觀画如惠崇者尤爲稱奬同時僧居寧善作草蟲介甫亦有五言予之竊意介甫姑借此以發其詩非必眞喜画也

跋趙大年小景

大年胸次蕭灑故見於筆端如此此豈睦親宮中

終日騎木馬放鶉鴿者所能爲哉

跋東坡辭承旨乞郡奏藁

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爲當時小人所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掞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器之孔經父也按是時羣小比肩散地蓄忿伺隙元氣壯而後可以杜外邪衆賢和而後可以制羣小不易之論也而諸公不悟各尊其師各私其黨日有紛紛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固已自相攻擊而去矣想見

蘇程爭時呂吉甫輩必相與拊掌竊笑後之君子謹無爲吉甫輩所笑哉

跋李伯時羅漢

前世名画如顧陸吳道子輩皆不能不著色故例以丹青二字目画家至龍眠始掃去粉黛淡毫輕墨高雅超詣譬如幽人勝士褐衣草履居然簡遠固不假衮繡蟬冕爲重也於乎亦可謂天下之絕藝矣

恭跋欽宗皇帝宸翰

臣恭惟靖康皇帝之英斷憂勤忠定李公之忠義奮發臥薪嘗膽鞠躬盡力而不能掃中原之蕩覆豈非所謂天方授楚者耶廼今守緒自焚元顏無種在天威靈亦足以少慰矣

恭跋高宗皇帝親征詔

臣恭覽高宗皇帝此詔然後知紹興戊午所謂和議者非出聖意也烏呼秦檜之罪可勝誅哉

跋李賈縣尉詩卷

友山詩攻苦鍛鍊而成思深而語清律體師島合樂府擬籍建其言曰詩道至唐猶存又曰僕亦學唐者豈惟學唐殆逼唐矣然謂詩至唐猶存則可謂詩至唐而止則不可本朝詩自有高手李杜唐之集大成者也梅陸本朝之集大成者也學唐而不本李杜學本朝而不由梅陸是猶喜蓬戶之容鄒而不知有建章千門之鉅麗愛葉舟之掀浪而

不知有龍驤萬斛之負載也念昔奉教於先大君子友山時方丱角後二十年予益衰益惰而友山新有詩名感者舊之無幾歎英妙之可畏輒題卷尾而歸之

跋徐竇之貢士詩

徐君詩如炊熟風瓢動吟歸雪覜枯如盡日飛花急隔溪芳草深皆假煉精到而卷中不能皆然昔人有刻玉爲楮葉三年而成或笑之曰使造化之

生物如是則物之有葉者少矣君詩以温李爲師故工惟工故少少非詩病也寫物易生物難耳予方有公事而君歸甚遽尚有欲言者且止

跋仲弟詩

咎梅聖俞日課一詩余爲方孚若作行狀其家以陸放翁手錄詩藁一卷潤筆題其前云七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九日計七十八日得詩百首陸之日課尤勤於梅二公豈貪多哉藝之熟者必精理

勢然也無競弟手斲千詩而好之未已繹其言咀其味以質勝綺以雅絀哇以靜治躁高處往往無蹊逕可尋不繩削而合可謂至精至熟者矣余少亦酷嗜後廢不爲且二十年悲夫同奕也有不勝其耦焉有百戰百勝焉同射也有不至於彀焉有百發百中焉予日衰日惰不勝其耦不至於彀久矣弟其益勉之使世之同業者皆相推伏曰奕秋通國之善奕又曰天下之射惟羿愈已余雖憊甚

憑軾寓目鼓旗助躁不亦平生之一快乎

跋單父趙氏事實爲趙小坡作

趙氏自僖質公以重厚輔先朝康廬二牧以忠赤死敵難其家繇單父僑臨川繇天聖至嘉熙更二百年傳七世而偉人名士層出迭起約而在下者泊然自守有理義之樂達而居上者侃然正色以名節自任南北有離合而門風如一日仕止有顯晦而家法無二軼懿乎哉葢立家難承家尤難西

平有子非有子也能濟美也郤鑒無孫非無孫也不能傳忠也權皐以德輿著甄濟以逢顯暮忠唐史臣喜風烈之似或附曹先儒發嗣守之歎豈非繼志述事象賢亢宗以大節不以他美歟傳曰沒而不朽趙氏之先正有焉詩曰是以侶之趙氏之後裔有焉

跋梅谷集

余爺爲建陽令友人方德潤以書稱崇安范君之

賢余爲賦梅谷詞後十餘年識范君于樵川始見所謂梅谷集者夫梅天下之清物也在人品中惟伯夷可比西湖處士亦其亞焉世人皆欲與梅爲友竊意梅之爲性取友必端非其人而强納交梅將以爲涜已也余與德潤方爲逐客而范君尚諄諄求余語不已其嗜好之異如此庶幾可與梅爲友者耶

跋黃慥詩

詩比他文最難工非功專氣全者不能名家余觀他人詩及以身驗之良然頃遊江淮幕府年壯氣盛建業又有六朝陳迹詩料滿目而余方爲書檄所困留一年十閱月得詩僅二十餘首及出幕奉南嶽祠未兩考得詩三百非曰技進身閒而功專爾俄復起家涉世事之觸發於心詩之鬱積於腹者愈多然已避謗持戒十餘年間一句一字不敢出吻非曰材盡膽薄而氣索矣子實詩多在淮蜀

時所作時邊事益急子實內筦嚴君機密外參主公計謀乃有餘力及此事固已奇矣出蜀未幾橫遭口語子實一不懲艾益放於詩機軸老成音節頻挫處煩碎而功專經憂患而氣全豈非名公之才子吾輩之畏友歟

跋黃惴文卷

始余爲玉牒所主簿今禮部游尚書爲卿暇日爲余言侍郎黃公鎮蜀既經畫其大者而應酬碎碎

動中機會所與四路監司帥守下至郡縣鎮戍小官書疏奬勵督勉隨物賦形隻字半簡人爭藏去爲珍往往皆出內幕手由是子實俊聲滿坤維後余攝吏部郎故樞密魏公方兼領天官每喜稱子實與游公無異余及與侍郎公同幕識子實少時不知別後精進如此嘉熙丁酉始得子實四六一帙讀之多乎哉如大賈居貨無倥急之態如名醫蓄藥有倉卒之備閎放鉅麗出奇不窮使之草露

布裁詔書于公畏封敖之流當退辟三舍矣蜀士談子實毀譽多失眞惟魏游二公言最可信

跋王元度詩

詩貴輕清惡重濁王君詩如人鍊形跳出頂門極天下之輕如人絕粒不食煙火極天下之清殆欲遺萬事而求其內離一世而立於獨矣雖然古詩如人倫刑政之大鳥獸草木之微莫不該備非必遺事也考槃於君小弁於親卷卷而不忍舍非必

離世也君爲梅溪先生諸孫門戶傳付之重家廷責望之厚方當出而鳴國家之盛烏得爲是往而不返者哉他日寄我續集當別爲君下語

跋劉叔安感秋八詞

長短句昉於唐盛於本朝余嘗評之者卿有教坊丁大使意態美成頗偷古句温李諸人困於撏撦近歲放翁稼軒一掃纖豔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叔安劉君落筆妙天下間

爲樂府麗不至褻新不犯陳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託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周柳辛陸之能事庶乎其兼之矣然詞家有長腔有短闋坡公戚氏等作以長而工也唐人憶秦娥之詞曰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清平樂之詞曰夜夜常留半被待君魂夢歸來以短而工也余見叔安之似坡公者矣未見其似唐人者叔安當爲余盡發祕藏毋若李衛公兵法妙處不以教人也

跋二李易說

李君昆中以擬進易解示余爺夫子五十而學易二君年甚少有科舉之累廼能用功於易爲之義疏豈非所謂後生可畏者歟余聞先賢著書百世以俟聖而不惑史記初成亦自言藏之名山蓋書以善而傳不以進而傳也二君其益懋所學珍閟此書它日朝廷命有司給筆札遣掌故傳受出之未晚

跋方蒙仲詩

蒙仲詩趣味清深態度高雅以聖賢白準的不諧媚於世俗也以名教自熏沐不流連於光景也事有可疑雖斷編闕簡千歲之遠必欲研尋也理有未然雖浮名虛譽一世所宗不肯隨和也經訓之獲富於菑畬簞瓢之奉貴於晁輅可謂有爲士之樂知讀書之味者矣前輩喜稱王令邢居實以余觀之居實詞勝令理勝品在秦晁之上無論居實

使蒙仲及見半山是有兩逢原也或謂卷中多詆訶古人疑少推讓者然義理無窮後生可畏烏得但以輩行自高童烏九齡與父玄文黃憲十四爲人師表蒙仲勉之摶風而上毋遇風而退倍道而行毋中道而止余雖倍年將北面屈膝於下風矣豈曰友之云乎

後村題跋卷之二終

後村題跋卷之三

跋宋氏絕句詩

兩年前余選唐人及本朝七言絕句各得百篇五言絕句亦如之今鋟行於泉於建陽於臨安元白絕句最多白止取三二首元止取五言一首惟竇氏兄弟曰羣曰牟曰輩所作極少然皆可存夫合兩朝六七百年間冥搜精擇僅四百首信矣絕句之難工也昔王筠自謂其家七葉文章人人有集

由今觀之集惡乎在蓋詩之傳以工不以多也金華宋吉甫祖子孫三世八人所作詩何翅萬首或者止摘取絕句一百七十一篇行于世余謂竇氏之少足以勝王氏之多他日宋氏此編必傳談者必曰後村眼毒

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某爲童子時受教於先友井伯林丈初筮主靖安簿辱授印焉卷中諸帖皆嘗見後三十餘年復

從君伾陳君見之蓋先友宰上之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矣感今念昔不勝悲慨當乾淳間艾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井伯丈以艾軒猶子爲忠定上客所交皆當世名人而於朱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瑣碎亦謀焉文公帖如黨論之興大愚之貶衡陽之薨皆當時大變故士大夫掩耳不敢聞者文公獨諄諄然赴告於井伯丈一太學生未脫韋布而隱然任世道之隆替受諸老之付

囑可不謂賢矣哉初餘干縣尹有憾於忠定謫命下祖咎人撼萊公元城故智張皇特甚井伯丈適在吳中先馳謝書以報忠定賴以自安嗚呼使遇良史筆之豈減於陳仲弓郭有道耶咎太史公書傳揚惲蔡中郎書傳王粲韓吏部文傳李漢不必其家子孫也君保其善藏之

跋建陽馬揖菊譜

菊之名著於周官詠於詩騷植物中可方蘭桂人

中惟靈均淵明似之後漢胡廣貴壽偶然爾乃托菊水以自神糞土之評萬古不磨烏乎非廣之辱菊之辱也至忠獻韓公始有晚香之句膾炙人口近時番禺崔公辭相印不拜自號菊坡俱爲本朝佳話嗚呼非二公之榮菊之榮也建陽馬君譜菊得百種各爲之詠其嗜好清絕可喜亦幸君未爲人爵所縻林下趣專獲與菊相周旋如此未知君他日官達將爲伯始乎抑爲韓爲崔乎將以榮是

菊乎抑以辱是菊乎君其謹之勿使菊有遺憾

跋艾軒繳新除殿中侍御史書黃奏稟

近歲詞頭積壓朝士有供職累月銜內猶帶新除者惟一二緊官除書下舍人運筆如飛辭免下已詣閤門受告往往借王言以納諂慶元初某人除正言鄧舍人驛命詞末云岡或弗良于言則有無彊之恤寓訓戒之意焉某人教然謂其挾命令以箝制臺諫當時以鄧公爲難今觀艾軒先生繳謝

某殿中除目然後知先生之爲尤難也首引宋敏求繳李定事先生此舉眞可以繼宋公然宋公去蘇李二賢又以不奉詔去艾軒去他舍人遂急急奉行是淳熙士風有愧於熙寧矣謝某不敢仇艾軒而某人敢怒鄧公是慶元士風有愧於淳熙矣前輩益遠覽卷慨然嚴仲艾軒外孫也他日勉旃

跋朱文與陳丞相帖

文公上受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事公下

爲天下學者師尊惟不爲時相王魯公所喜或言因按發唐台州而然夫爲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顧以一鄉人芥蔕胷中乎文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章劾夕聞者亦足以見其不容於時之大意葢曰主眷曰人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若夫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大臣之助下無天下之譽又值王魯公輩當軸秉鈞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別無他法林君善藏此帖非我輩

人勿輕出

跋柯崈文詩

觀人言語可以驗其通塞郊島詩極天下之工亦極天下之窮方其苦吟也有先得上句經年始足下句者有斷數鬚而下一字者做成此一種文字其人雖欲不窮不可得也元白變其體求以諧俗茗坊酒壚往往傳誦詩稍澀觴矣然元至宰相白亦侍從余所謂通塞之驗非耶抱甕翁蓋嘉泰開

禧間大詩人集中奇古刻深者本色人讀十過方解然生有高名殁不沾寸祿詩雖工何爲者豈文頗趨平夷務使人易曉或謂其與乃翁機軸相反余曰士一身之通塞六親之休戚繫焉使人人學郊島則詩人之家皆當咽於陵之李而食首陽之薇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豈惟辭哉余既哀抱甕翁之窮又將賀豈文之達矣

跋宋吉甫和陶詩

和陶自二蘇公始然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眞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牕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倡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倦倦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金華宋吉甫任其兄弟中天資尤近道自少至老不出閭巷不干公卿有久幽不

改之操未論其詩若其人固可以和陶矣況讀之終卷寄妙指於篇中寓高情於筆下其詩亦不可及歟

跋卓君景福臨淳化集帖

自蔡公僊去里中書學遂絕近歲二陳出焉崇清宜大字愈大愈奇復齋字可至二三尺而小楷行草端勁秀麗在崇清上寸紙流落人爭寶藏至今後生輩結字運筆十人中九作復齋體然復齋本

學歐後謂余曰少時實師九成宮記今五六十矣當向上作工夫豈必尚寄率更籬下耶所跋卓君臨淳化集帖凡一百十有五字老氣森嚴殆欲掃去歐虞楮辟而自爲一家者卓君蓋其中表親授筆法今亦以能書名聞之弈家弟子必高師一著豈惟奕哉逸少衛夫人弟子也突過其師大令逸少子也與父齊名卓君勉旃復齋可作必有咄咄逼人之歎矣

跋王實齋送林叢桂序

漢有孝廉科最近古於時郡國不興廉不舉孝者有罰其求之勤如此始也得王吉鮑宣之流其後濫觴及於孟德仲謀矣然必矯揉乃可得譽必考察乃可充賦唐以後諸科皆廢雖有曾閔不過旌門閭饋酒饌而已若夷與跖則混爲一區無所別異惟進士一科尤爲世所貴重苟能操筆不必矯揉無俟考察立取顯美林君孟芳甫冠擢第不以

當世共貴重爲喜而以前輩一不幸之語爲憂請益於實齋王公公勉以孝廉二字孟芳歸以示余余曰此子思子所謂夫婦之愚可行而聖人有所不能行者也士不致力於其平且實者而騖志於其高且虛者橫渠所謂自誣也誣人也夫孝自事親而移於君廉自簞食豆羹而達於千乘之國實齋既發明其大端余又爲作義疏孟芳勉之他日有進德之譽則實齋獲知人之名矣

題李敏膚行卷

往年有求小篆於北山陳公者公曰吾老盡脫籍矣有余伯咎筆法極高請紙充當行今李君敏膚求詩於余嗟夫余之脫籍久矣江湖間新詩人甚多不止一余伯咎余欲紙將不勝其紙也姑書此以謝李君

跋　先君與貴溪耿氏書後

余從父麟臺公宰貴溪仁民而好士士之秀異者

莫不登宓賤之臺至言游之室焉耿君諱壽之其一也先君與從父尤相友愛從父所敬先君亦敬之終身從父後入館言者指其僞學及趙忠定公黨人急擠去年不登五十先君仕差顯亦不登六十自二父下世吾家無耿氏書問四十年矣晚使江東耿之孫廷龍攜先君書一軸示余內一帖云寅緣羣從定交文字又一帖云家弟不揣恨不得相屬一慟皆爲從父發也嗟夫前輩益遠惟善可

以燾後惟學可以亢宗余於二丈無能爲役矣耿氏奕世忠義繇河南僑江表百餘年間顯官中微而秀士迭起廷龍嘗貢於鄉方勇於善而力於學與之者其在君乎德輿皐之子也羣彧寔淑之孫也

御製二銘跋

臣共惟皇帝陛下躬聖德膺駿命新治化飭法度乃正元日渙發王言奎壁之光爛然下燭薄海內

外有目咸睹謂我祖宗以仁立國以禮義廉恥待士大夫而有位者或淫于刑或冒于賄爰作二銘以儆以訓聖謨洋洋萬喙傳誦與章聖御製之七條熙陵戒石之十六字馬圖龜畫相爲表裏傳千萬世永爲臣軌臣旣以宸翰刻石寘之聽事朝夕覽觀如對威顏因念待罪梁事甫一歲奉行赦宥者一疎決者二減降者三皆謹刑也戒之以建隆乾道舊法祿之以新楮命臺臣監司糾其不悛者

皆訓廉也陛下之於吏民可謂仁至而義盡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雖庸劣願以身率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自今以始有一於此違君父之明詔犯聖賢之格言亡其四端者也人而異類者也窮奇饕餮之流不可訓誨

話言者也臣職在澄察請以詔書從事

跋樂平吳樂書說

諸經古注尤高簡理切而事信辭約而意明或一

章累數十百言止費二三字體貼出來毛鄭王何諸人皆然蓋經繁於注未有注繁於經者至唐諸經各立正義如書合二十四家爲一編亦太繁矣樂平吳君與權所著書解卷帙三倍正義後受說於獻肅柴公稍斂縮之猶數十萬言世儒每獲是古非今博而寡要之譏君以今準咎由博反約其於君德治道之汙隆天命人心之去留中國夷狄之盛衰君子小人之消長離合上起遂古下逮本

朝採端觸類舉此明彼汗簡所載網羅略盡近世信書之篤說書之辨未有及君者河汾東萊復出不能廢也咎亘榮以書致身師傅子孫咸列公侯至陳車馬於庭以爲稽古之力君之學勤於榮而上春官輒不售方以累舉恩奉大對茲所謂命者耶雖然讀其書故是金華殿中語也先朝林瑀徐復皆以布衣講遞英君未遇有力者推挽耳曩晦靜湯公爲余言君經術鄉行晦靜有重名於時使

在人主左右必且進君於朝不幸淪沒遂成遺恨然此爲君身窮達言耳若君之書固不以晦靜之在亡爲輕重也詩不云乎愛莫助之姑題卷末以識余愧

贈上饒日者呂丙

余不通算學聞人說陰陽運限支干之類漫不省爲何物語於世之談天者尤不能辨其工拙中否故挾此技訪余者絕少上饒呂君一日攜亡友湯

晦靜詩相過因晦靜遺言知君又嘗爲樑埜徐公所賞湯徐皆古遺直其有取於君必以其有山林朴野之氣如呂暨山人之流而君談余命乃若姑順適余意者此余所以疑而不敢信拒而不敢受也曾鍾毓令管輅筮己生年月日皆合大驚曰死以付天不以付君因不復筮魏元忠問相於張憬藏不荅大怒曰富貴屬蒼蒼何豫君事鍾貪生者也魏未忘情者也余年耳順視世榮利無一可忻

君言禍余未必驚且怒君言禍余豈必喜哉姑書此附於晦靜詩後

題汪薦文卷

余覽近人之作常恨其詞繁而意少黙士汪君示余行卷篇篇有意如評孫子斬二姬爲防微項籍爲漢啟民功高蕭張單于以閼氏餌東胡智在婁敬之先庶乎今昔人所未道者然昔人詞意俱到乃至兒童婦女皆記念上口君詩未爲人傳誦者

豈非雖有此意而詞未足以發之歟則修詞之功何可少哉卷中五言云秋風駝臥棘春雨燕巢林感時傷事有足悲慨七言云十八九常如意少百千億任化身多極妥帖排奡之力演雅六言云布穀不稼不穡巧婦無褐無衣提壺不可挹酒絡緯匪來貿絲又云蜾蠃堯舜父子鴻雁魯衛弟兄鬬蟻滕薛爭長狎鷗晉鄭尋盟誠齋自作也何擬之有少陵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山谷云自鑄偉詞以

君之才更加精思前無古人矣今人不足言也

跋裘元量司直詩

辛未壬申間予仕南昌獲交二李君國錄字茂欽後以死守靳州者司直字敬子世所謂弘齋先生者裘君字元量繼來莫府其標致高勝有顏氏之膃膞生之潔終於大理司直竹齋是也後三十有六年其猶子南康理掾應材攜竹齋遺墨古律詩三首又其季元齡手錄四十二首示余其言若近

而遠若淡而深近而淡者可能遠而深者不可能也君爲人自貴重恥表襮惟詩亦然追懷曾游耆舊存者百無一二而余亦已老矣世知竹齋者多而見其詩者絕少理掾盍鋟諸梓與同志共之

跋宋自達梅谷序

建安士人范君自號梅谷二十年前余嘗爲賦詞後又爲作跋焉晚識金華宋君居於洪之西山亦自號梅谷范宋競谷千載而下遂與王謝爭墩作

對矣然宋無范之貲力范無宋之才思范有游勉之方德潤諸名人爲著語宋僅寶藏臨川曾景建一序而已按寶慶丁亥景建以詩禍謫春陵不以其身南行萬里爲戚方且惓惓然憂宋君營棲之無力尤可悲也余厚宋之諸昆亦厚景建感今念昔覽卷慨然宋名自達字德甫

題宋自達詩

金華宋氏有丈夫子六人僑居豫章余少皆識之

謙甫尤知名八龍之絕小五虎之最怒者及來江東又識德甫示余詩一卷蓋謙甫之羣從年小於謙甫而筆力咄咄逼之矣自昏以一家兄弟致盛名其殿後者必愈偉晉有小陸南朝有小謝唐有小杜他日君家景文公亦號小宋君其披襟當之勿讓

題程垣詩卷

昏杜牧罪某人不合稱處士其說以爲下有處士

乃上之恥處士之名自尊也謗國也徽士程君自號逸士將無爲牧輩嘲侮乎然孔氏記古逸民僅得七人如沮溺荷蓧之流皆存其言論於諸弟子中說漆雕開與曾點曷嘗以隱居爲非乎然則君雖稱逸士可也余得君詩七卷讀之竊知君喜姚合所編極玄集而自方賈島余謂姚賈縛律俱窘邊幅君所作稍抑揚開闔窮變態現光怪絕不似姚賈未知與任華盧仝何如耳華與李杜游仝客

昌黎公之門故有奇崛氣骨意君詩實本任盧而陽諱之否則殆兵家所謂暗合孫吳者異日見君當究其論

題趙殘詩卷

歙郡趙君寄余詩五卷五七言亦宗晚唐然稍超脫不爲句律所縛歌行中悲憤慨慷苦硬老辣者乃似盧仝劉义或曰古人之作由情性而發後人之作以氣力相雄而已余曰不然夫太湖靈壁玲

瓏可愛而匡廬雁蕩拔起萬仞紫翠掃空山巒水
僊幽澹見賞而喬松古柏絕無芳艷直以槎牙突
兀爲奇爾君益勉之情性人之所同氣力君之所
獨獨者難彊而同者易至也

題葉介文卷

休寧葉君橐其文甲乙稾者六十四卷請余評之
余讀之曰多乎哉覺君之鋒穎意氣如孫伯符下
江東之兵如張雷出匣之劍如胥江初三十八之

潮有剽甚不可當沛然不可遏之埶不惟人望而畏雖君亦自以爲斯世莫已敵者君尤豪於詩編帙幾侔杜蘇然余觀古人名世之作或以一字而傳梁鴻之噫是也或以二字三字而傳元道周之欵乃魯山之于蔦于是也推而至於三百篇亦然豈惟詩哉君學本周張以余觀之周子所著一圖張子二銘而已君他日觀窻前之春草撤座上之虎皮深養而謹出之則六十四卷之中必有所去

取矣

贈日者許澄之

橫渠大儒也喜論命了翁遺直也常與日者語亡友晦靜湯君學問節義人也其贈許子之言備道甚嚴然不能不惓惓於許子之流蓋精詣不減於橫渠而樂易殆過於了翁矣卷中多吾故人如子文侍郎貫卿考功皆爲著語亦足以見許子之術有以動人否則賈誼宋忠輩人安肯過而問之乎

跋東園方氏帖

蔡端明茶錄

茶錄余凡見數本此本與臨眞草千文唐太宗哀冊頃屢同方乎若借觀主者出於袖中卷舒纔畢急袖之去其祕惜之如此後三十年乃爲方君所得始君之求之也不得不止及既得之也則又大喜巾襲扃鐍若恐有負之而走者噫君可謂好之篤矣余聞異書名蹟天所靳固人欲以區區智力

擅爲已有自晉及今未有能久者蔡邕藏論衡於帳辯才棲禊帖於梁皆爲人盜去是猶曰匹夫不足於力爾虬鬚帝絕重鍾王筆迹貯以玉匣石函入陵中後爲温韜所發諸帖遂傳人間甘露宰相捐厚貨或官爵鉤取名書畫鑿垣納之禍作爲人剔取奩軸金玉而棄書畫於路此一主一相以天下之力而不能守而世之篤好必取者尚自以爲可傳萬世子孫而不失幾於惑矣或曰守之有道

歟余曰惟得之無愧者差庶幾昭陵諸帖皆懸金帛而得惟襖序以謫取然賜蕭翼銀瓶一金鏤瓶一碼碯椀一竝實以珠內廄馬二第一區賜辯才物三千段穀三千石固非虧價矣劫陵之厄殆不可曉王廣津以摧茶致宰輔以權力聚玩好身與家且不能庇惡能庇書畫耶君有好古博雅之名無巧偷豪奪之謗不能廣求以足所好又能積善以永其傳然則雖久而不失之矣

蔡端明臨眞草千文

藝未有不習而工者右軍書禊帖至數十本智永臨千文凡八百本辨才年八十餘日臨蘭亭數過忠惠蔡公書法爲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眞草千文樂毅論皆有臨本而千文尤爲妙絕豈非備衆體而後能自成一家歟

蔡端明書唐太宗哀册

文皇帝除亂致治功德儘可形容使班馬秉此筆

必甚奇偉斯作稍似不稱然沙場罄翦斗極咸羈狠山入囿潮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賮島服來儀亦佳語也今人恐不能道

蔡端明三司日錄

西川絹汾州石州虢州木植延州修橋枋解州鹽荆湖茶皆入思慮微而麥麵亦爲經畫蔡公本以名節翰墨著名而勤於吏職如此益先朝擢材必責實用往往由翰林學士判省府然後輔政士大

夫亦不肯以清談自高如歐蔡皆臺閣名臣及主計尹京有健吏所不能及近世喜吏事者多爲名勝不與號爲名勝者例不屑細務非委事於儇佼少年則受成雁鶩行而已使見蔡公此帖必以爲絮

跋山谷書范滂傳

黨禍東都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祉稷臣伏刑都市膺謗諸賢率身貫五木駢頸就僇所

殺天下賢俊數千人其幸而得免如陳寔申屠蟠之流僅一二數使孟德仲謀不生漢亦必亡唐末舉當世清流盡投之濁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屢興事與漢唐同而治亂與漢唐異蓋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察竦夷簡指富范爲黨魁而昭陵隨悟章蔡請斷君實晦叔棺族莘老而泰陵不聽檜欲按誅趙元鎮等家族上賴思陵保全佞誣陷忠定王禁道學因而廢錮名勝茂陵一旦奮發雪忠

定弛學禁而羣賢復用矣三百餘年之間邪說終不能以勝正論小人終不得以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之會適以開一馬渡江之業歷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太乙臨吳之福有以也夫余嘗謂前世黨人有刀鋸之禍若本朝則煙瘴而已若前世或自繫於獄或誼不獨生或以齊名李杜爲榮同於爲善同於嫉惡同於舍生取義烏虖盛矣哉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視勝負爲向背首畔大

防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范忠宣諸子多賢尚勸乃翁求出籍而斬頤万段恕亦不捄者皆是也此風既成竊意未必樂與范尹歐余同貶況甘與君厝俊及同死乎豫章公遠竄不悔囚宜州譙樓上猶書此傳無愧於孟博矣忠定子吏部孫尚書當慶元初闔門避謗絕口不自明尤賢於忠宣之家矣彼雍容立朝進無刀鋸之禍退無煙瘴之憂而不能自强於善者覽卷宜有愧色

跋王元邃書

元邃使君長余三歲三十年前相遇於衢嚴客舍中示予詩卷于時筆力如雷奮蟄戶而出如風挾鵬翼而上如河決宣房瓠子而下也歲月幾何予屢逐于朝使君亦上還二千石印綬相視各六十餘鬚髮無黑者意使君橐中詩且萬首矣一日餉予棗木略自譜年每歷一官涉數歲僅存二三十首或止三數首通不出一帙蓋其掩抑光怪而趣

味深遠黜落葩艷而骨榦老蒼至於商今摧古談經訂史精論新義絕異一世前人高處未嘗摹擬亦不自知其合轍也昔者周公惟作鴟鴞七月二詩夫子不自爲詩合王朝列國千餘年風人之作刪取三百五篇其嚴如此乃若人自爲集集之多者至數十倍於夫子所刪烏虖詩之盛國詩之衰歟前輩謂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爲天下之至言試以此說觀近人之集類無意而言者也意盡而

言未止者也如使君所作則非有餘於辭而不定於意矣惟少故精惟精故傳奚以多爲哉初使君少與長君以律賦齊名莆之作者皆在下風長君早夭士林痛惜向來同袍子如德潤方公諸人多已貴顯使君方連蹇推遷三郡浩然無歎老嗟卑之意其言論風旨略發於詩使君王氏名太冲元遂字也長君名秉哲

後村題跋卷之三終

後村題跋卷之四

跋聽蛙方氏帖

東坡穎師聽琴水調及山谷帖

檃栝他人之作當如漢王晨入信耳軍奪其旗鼓蓋其作略氣魄固已陵暴之矣坡公此詞是也他人勉强爲之氣盡力竭在此則指麾呼嗥不來在彼則頡頏偃蹇不受令勿作可矣但韓詩云溼衣淚滂滂坡詞前云彈指淚縱橫後云無淚與君傾

或以爲複予曰前句雍門之哭也後句昭文之不鼓也結也非複也山谷帖雖止三行廿九字然爲人作墓誌必咨問行狀中事亦可見前輩直筆實錄之意可以爲諛墓者之戒

蔡端明帖

蔡公詩云荔支纔似小青梅葢四月初作四月未有荔支所謂似小青梅者乃一種早荔名火山亦有佳品熟以五月間人不以爲貴也又一帖借六

典劉茂才何人藏書乃富於蔡公耶騰本當作謄疑筆誤或通用也

蔡端明帖

蔡公歿將二百年宅相子孫寶其遺墨雖寸紙隻字亦補綴成帖如襲珠璧公之擇壻與壻之詒後皆不可及矣世傳第五倫樞婦翁張延賞輕子壻惜其未見此帙也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吾里前輩方耕道耒乾道二年擢第歷仕有廉直聲受學朱張之門嘗從宣公辟爲湖北帥屬文公與之書云既爲辟客有見聞當密言又云當斟酌量度有益而後言又云若一言不契卽欲忿然引去則不可文公性方峻與他人言多勉其剛烈激發而與耕道言更欲其委曲和緩若耕道者可謂直諒之友矣按宣公少從忠獻兵間所交皆大儒名卿相耕道晚出一書生爾所見豈有超出宣公

者哉然宣公懷必竭事必咨不以耕道之卑而不
即也耕道感激知已遇事無隱或因杯酒輒發或
欲搢笏顯誦不以宣公之賢而不諫也咨孔明下
教許州平幼宰之參署韓愈送河陽從事願處士
無圖利於大夫長必求屬以自助屬必盡忠於其
長古之道也若夫長之賢未至於宣公屬之賢未
至於耕道各宜錄文公遺墨一通置之座右
予既跋前一帖又讀別帖云聞所苦增進不勝驚

憂又云欲助盤藥而不可得今郡五十千遣去烏虖文公之金伯夷之粟也前帖見耕道之直此帖見耕道之廉遂併識之

南軒與方耕道帖

聞元晦在閩與陳丞相甚欵不知此公近來議論趣向如何此南軒與方耕道帖也是時丞相方起帥金陵與歐公起帥太原時略同前輩尤惜晚節南軒之憂陳公猶韓公之憂歐公也及丞相過闕

極論時事故南軒別帖云陳公入對有忠切之言使人愈增巖瞻之敬又云元晦寫寄劉樞遺奏讀之涕零烏虖以正獻忠肅二公平生所立如此而識者必要其終而後定此聖賢所以臨深履薄至死而後已也夫

南軒送方道耕詩

漢魏以後士大夫風流掃地人物流品置不復論直以權位相操持桓溫謂孟嘉人不可無執我廼

能駕馭卿野哉斯言又以景升大牛況袁宏欲殺以饗士其去黃祖也幾希南軒先生人物之宗望臨一時辟一選人入幕其未至也望之不翅一日三秋於一尉之去登樓餞飲賦詩惜別韓子不云乎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故南軒父子尤得天下士心忠獻之幕如陳丞相劉寶學張安國王嘉叟查元章諸公皆爲南渡名臣南軒之客若游誠之方耕道之流官雖不遂亦介潔自守終身不可屈

搢烏虖盛哉

魯簡肅吳文肅宋次道帖

吳公大科宋公詞臣其翰墨不必更論魯公以彊諫直節名而詩律筆法精妙如此世所未知也此三帖皆與忠惠蔡公者今在方君審權家初君曾大父宙字子正爲忠惠宅相多收蔡公與其交遊帖雖寸紙隻字不失勤於李漢矣君珪藏之愈謹賢於王粲矣葢爲人子孫爲人外孫者法式君自

號聽蛙翁

蘇才翁二帖

二蘇草聖獨步本朝裕陵絕重才翁書得子美書輒棄去書家謂才翁筆簡惟簡故妙聽蛙方氏所藏二帖前一幅眞才翁筆後幅錄杜詩者稍斷裂以爲才翁耶筆意欠簡以爲君慕耶字法差縱莫能定其爲何人書也然君家自河東轉運公珪藏至君凡四世自熙寧甲寅至今將三甲子可謂之

故家舊物矣

劉原父陳述古帖

古靈公字不多見此帖姿媚如此可寶也公是先生帖纔四十字疇對之語雖簡賓主之情甚眞尤可寶也次山小金紫公字名嶠爲太常少卿聽蛙君之高祖父云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世號鐵面觀其與小金紫公四帖情詞縝

密如此與青雲得路而隔同年之面者異矣然金紫公所以爲清獻所敬豈專以同年之故帖中如廢摧酤一節宜清獻之心服也時清獻守虔故有貢部猶佘贛州可知之歎後二百年贛宿重兵州計顒仰於酤日摧至數倍舊額未知有金紫清獻輩人稍弛張弓之勢否覽卷慨然

陳了翁鄭介夫帖

右了翁介夫眞蹟與故河東運判方公者公名宥

字子正君謨之壻京認君謨爲兄及當國召子正爲農丞語不合僅七日去國惟其爲京所薄所以爲了翁介夫所厚也烏虖子正亦賢矣哉

余襄公帖

小金紫公仕仁皇朝所交游皆天下第一流人余襄公亦其一也予從公之四世孫審權借觀諸帖僅見十數公眞蹟聞韓魏公龐頴公諸老尺牘尚多散在族中法當裒聚入石名曰方氏帖

陳懶散王晉卿帖

前輩謂蘇才翁字筆意簡今觀陳懶散書亦然山谷云懶散得才翁屋漏法不知陳師蘇耶抑所謂暗合耶夫變眞爲草猶厭難趨易爾若曰事忙不及草書而草之偏旁點畫反繁於眞宁失之遠矣懶散字旣高簡三詩亦妙王都尉傅粉貴公子醉夢玉簫錦瑟間者而草聖傑然有王子敬張長史之遺意豈非納交當世偉人近朱者赤乎

題丘攀桂月林圖

余爲建陽令三年邑中士大夫家水竹園池皆嘗遊歷去之二十餘年猶彷彿能記憶其處丘君月林之勝則未之覩也圖以示余且抄時人題詠一帙偕來夫題品泉石模寫景物惟實故切惟切故奇若耳目之所不接想像爲之雖有李杜之妙思未免近於莊列之寓言矣余既退老無復四方之役深以不獲往遊爲恨君名攀桂方有志於科舉

竊意其亦未能擅此一壑也姑書其圖後而歸之

跋許教一鶚廷對策

友人許君孟翀奉對大廷語直屈居第七聞者壯之子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策既痛斥清臣祖洽他日所立必有以愧二人之面而伏其心者否則天下後世將以我之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畏哉或曰科舉之士志於得而已李蘗之罪不在於少壯應程度之初而在於老壽已貴

顯之後余觀二人仕官最久皆磨礪新善洗濯前非之日也迺迷而不復流而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茲其所以爲可罪歟昔張安國對策舉槍既魁天下大悔之後交遊朱張爲紫巖公上客亦安國也蔡嶷應舉時師了翁及貴欲殺了翁亦嶷也然則初節似文饒未足爲君喜晚節似安國君不可勉之哉

跋東園方氏帖

韓致光帖

當朱三飛揚跋扈時唐名公卿坐微忤而夷滅者甚衆致光以一詞臣首觸虎狼之怒而去立節固已奇矣以偃集攷之謫官經硤石縣天復三年癸亥也史言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偃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按天祐二年弑昭立哀政出朱氏尚能召致光還禁林耶謂之不敢入朝得其實矣至謂依王審知然審知據福唐致光乃居南安

曷嘗遂依之乎士大夫處亂世鮮能自保緇郎璨賊至於賣國與人亦有植立於暫而改化於久者馮道相數姓不以國破君辱爲戚而以官穹年高爲樂楊凝式諫父之語壯矣既而歷五季每一革命則一進官終於太子少師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汔落久矣而乃心唐室終始不衰其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脫一字大夫行尚書戶部侍

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爲乾化四年矣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賢於揚風子輩遠矣宋景文修唐史合列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爲香奩集所累耶慶曆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足以勸忠臣之後矣奕家有致光手寫詩百餘首刻於溫陵以碑本與墨林方氏所藏甲戌祭文並觀偏傍點畫無豪芒差其爲致光眞蹟無疑烏虖以致光歲晚

大節如此而世徒以其少作疵之故曰君子不可不蚤有譽於天下也

蔡端明書唐人詩帖

右蔡公書唐人四絕句劉禹錫一李白二杜牧一後題慶曆五年季冬廿有九日廿棠院飲散偶作新字是歲公年三十五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初疑甘棠院在何處而歲除前一日觴客結字其間後訪知院在郡圃會稽亭之後公集中別有飲

甘棠院三詩則在郡圃無疑矣此一軸大字極端勁秀麗不減洛橋記冲虛觀詩在普照會飲帖之上劉詩二十八字濃墨淋漓固作大字常法及李詩則筆漸瘦墨漸淡至牧詩愈瘦愈淡然間架位置端勁秀麗與濃墨淋漓者不少異在書家惟公能之故公自云益前人未有又云珍哉此字墨林君家藏蔡字多矣小楷以茶錄爲冠眞草以千文爲冠大字以此帖爲冠內淮水東邊舊時月今作

唯有淮東舊時月雲想衣裳花想容今雲作葉解釋東風無限恨脫恨字往往飲後口熟手誤爾

跋林竹溪褉帖

斷石本

此帖與余家所藏斷石本點畫無毫髮異定石羽化之後贋本盛行而眞贋遂易位矣竹溪其珍閟之十五城勿輕換

定武本

初辟氏子竊去舊石刋此本以代之今士大夫家藏及都城鬻書人所貨皆辟氏子續刋本也竹溪此本亦然去斷石本遠矣

三段石本

此婺州倅廳本也前輩有評其定武典刑石初裂爲三號三段石本亦名梅花本後裂爲五余家兼有此二本石今不存矣

跋林竹溪書畫

伯時臨韓幹馬

此畫元中題老杜讚於前伯時自跋其後元中小楷有名伯時行書間見諸帖參校與此軸字無小異字眞則畫眞矣或言伯時畫以紙不以絹以墨不以丹青而此用絹又著色何也余曰臨韓幹馬欲其肖幹若用素紙不著色是伯時馬也豈曰臨幹馬哉

戴崧牛

曹霸韓幹以畫馬遇開元天子崔白以工翎毛待詔熙寧易元吉以畫猴蒙光堯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爲人主賞識若非吾輩田舍漢殆無人領略此黑牡丹也

王摩詰渡水羅漢

此軸必有十六僧所存者卷末三僧爾王摩詰三字恨無摩詰他字可參挍上用圓角印其文爲塋釋豈摩詰別號耶世畫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龍

類多詭怪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于岸雖目視雲際孤鶴然脫衣在磐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渡纔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曷嘗以蘆渡杯渡爲神哉烏虖此固非摩詰不能作歟三僧者抑禪家所謂老古錐云

江貫道山水

故參與莊敏龔公家有江貫道山水一巨軸用疋絹作其布置疎密點綴濃淡與竹溪此卷皆合但巨軸之後有葉石林陳簡齋詩跋龔畫今在其外孫方君采處貫道名參衢人其畫因石林得名南渡召至杭未見一夕卒彼挾一藝而進使見恩陵不過待詔尚方或賜金帛蒙天一笑而已然命薄如是士之遇合有大於此者果可以智力求哉

厲歸貞夕陽圖

此畫不待模寫青山猶銜半邊日之句而卷中自有蒼然暮色畫家以韓滉戴嵩牛爲神品厲道士唐末五代間亦以此技擅名其妙不減韓戴非近時范顛輩所敢望但輕蓑短笠日與觳觫君相周旋乃在野民農者之事竹溪方當駕天廄之飛黃行綠槐之御路顧珪惜戴厲二畫嗜好如此毋乃侵余之疆乎咎徐思川拜內相子蒼寄詩云尚憶平生故人否夜驅黃犢在田間竹溪他日坐摛文

堂草制罷展卷觀畫毋忘老矣

韓幹三馬

龍眠馬於今未易得況幹馬乎以畫家記載考之幹仕至太府寺丞此題云韓將軍筆幹畫馬師曹霸霸仕至左武衛將軍然則稱將軍者霸也疑子中誤記按子中元豐間爲禮官當使高麗辭行謫監杭之樓店務清獻餉畫當在此時或曰清獻亦厚子中耶余曰子中在紹聖以前其議論未嘗不

是凍水而非荆舒厚坡公而薄亶定未出元祐老姦之語也未擲筆而發名節掃地之歎也清獻安能逆料其晚節乎因子中父子題識反爲名畫之累

信菴墨梅

京洛貴人所愛金盆盛牡丹爾信菴廼以幾務餘閒爲梅寫眞其蒼枝老榦槎牙突兀者元暉宣仲不及也其繁葩疎蕊幽妍芳潔者花光補之復出

也烏虖其身廟堂而心巖壑者歟頃當國宰相欲求公一筆公怒曰趙某乃爲某人畫梅耶公靳寸墨不予彼相顧掃匹紙以贈故人此其所以爲一代偉人歟

李伯時畫十國圖

十國者日本卽倭國于闐在葱嶺北三童國人眼皆有三睛童瞳通用此誤題爲三腫日南古越裳氏唐爲驩州天竺卽漢身毒國拂菻一名大秦一

名犁鞬女國有二一在扶桑東一在葱嶺南堅昆在康居西北波斯在達曷水之西又一國失其名皆去漢唐舊都萬餘里然日本日南波斯至今猶與中國相聞則所圖亦非虛幻恍惚意貌爲之者其王或逢首席地或戎服踞坐或翦髮露肝或丫髻跣行或與羣下接膝而飲或瞋目酣醉曲盡鄙野乞索之態惟天竺者乘象往往國俗皆然不必文殊普賢也荒遠小夷非有衣冠禮樂之教而其

國人所以奉其主者甚恭或執蓋或奏伎或獻琛或雅舞或膜拜或進酒或扶上鞍其笙簫鼓笛鐏罍牲果之類亦與今同又一國不知名者爲鷙獸將犯穹廬或張弓拍矢或徒手欲搏之狀華人尊君親上者無以加也畫外國人物非一家精妙鮮有及此舊題云李伯時學吳道子畫按梁元帝自畫職貢圖至唐猶存似非道子作古竊意此畫源流甚遠留觀數日以歸竹溪

米南宮帖

光堯尤喜書畫恨不與黃太史米南宮同時世謂用徐師川爲執政以其舅擢元暉爲侍從以其父余曰非也師川不踐僞楚之廷挂冠而去元暉父子皆宣仁后外姻光堯方崇奬名節方修復元祐政事故二人者俱貴顯豈直以詞翰之工乎此卷字既雄拔父書子跋尤可珍愛

跋放翁與曾原伯帖

余大父著作爲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放翁與曾原伯帖云主司劉某天下偉人也故足以得之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眞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成公父倉部娶茶山女原伯茶山長子名逢官至大理卿仲躬次也名逮官至侍從皆成公母舅放翁學於茶山喜成公得薦書賀原伯如此余爲儀眞掾原伯孫黯字温

伯爲揚子宰出此帖於縣齋余曰君收放翁帖千百紙此幅關我家門戶盍輟以見惠溫伯不與後與溫伯同朝求之復不與晚使江左與溫伯書曰初見帖時余纔三十今遂六十君且八十不得帖死有遺恨溫伯亦愴然緘帖餉余帖內云叔遲者茶山季子也名迅樂道者溫伯父也名槃溫伯擢第人物高雅詞翰精麗有晉唐風韻放翁嘗舉自代今挂冠居越上初茶山深於禪學厚勤杲二公

故叔遲入山訪杲茶山有詩哭勤前輩不獨篤於師友其於物外高人亦極其惓惓今士大夫不復然矣

跋舊潭帖

潭帖尤爲坡公所賞以爲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察爭求閣下本誤矣以余所見潭帖凡有數本有絕佳者有稍殘缺者有行數不同者有漏落數行者時謂劉相刋

二本一閩郡一藏家而後人繙開於黔和等州者又不知幾本也於十卷之末或題云慶曆五年或云八年或云六月或云季夏或云模勒上石或無上石二字或云重模若以八年者爲重模則五年下亦有重模字不應一年內已模而復模也內第三卷　山濤帖末有風筆惻感之語容齋隨筆已歎其不成文容齋知其一爾此卷謝發帖云執筆惻感今至執字止濤帖云風尚所勸云云今至

風字止却移筆惻感三字在濤帖之後移尚所勸以下十九字在欣帖之後又第六卷右軍字先後失次尤甚帖字屢經臨模固已失眞劉次莊釋文雖有未盡亦十得五六加以陳去非黃長睿施武子更迭考辨十得八九若潭帖迺悉顚倒而錯亂之幾成異域神呪矣往往刋帖之時不敢比擬尚方欲自爲帖但異其行數可也亂其文理不可也豈劉公本非博雅或貴重不暇參校或希曰雖工

於模字而拙於尋行數墨歟鐫刻雖工如不可讀何坡既推潭勝閣近時陳師復善書亦於閣帖有異論余恐蘇陳所見非眞閣本爾眞者或七八行爲一板或十六七行爲一板皆李廷珪墨模印其黑如漆字尤豐豔有精神蓋熙陵入法既高王著輩亦精其技標題可見非希白敢望舊臨江非不善失之險薄刻削去閣本遠矣帖家故當以閣爲祖絳次之舊臨江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臨

江佳者可亂閣武岡佳者可亂絳汝鼐拙野無以議爲也余晚得一本乃以舊潭剪碎按釋文排比裝背歷歷可讀必一老士人舊物惜不令希白見之

跋馬和之覓句圖

夜闌漏盡凍鶴先睡蒼頭奴屈兩髀煨殘火此翁方假寐冥搜前有缺唇瓦鉼貯梅花一枝豈非極天下苦硬之人然後能道極天下秀傑之句耶使

銷金帳中淺斟低唱人見此必發一笑

跋石鼎聯句圖

此必是臨李伯時周忘機本子其模寫侯劉二子始而倨傲繼而倡詶俄而起立又俄而屈伏又俄而避席鞠躬欲罷不能末而困睡起覺道士不見與道士終始雍容崛彊之狀極得韓序之意余欲記以一詩未暇也

跋楊通務居圖

一帽而跣者荷藥瓢書卷先行一髽而牧者負布囊驅三羊繼之一女子蓬首挾琴一童子肩猫一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簟席筠籃帛槌之屬又繼之處士帽帶執卷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兒坐母前持筆曳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覓句然雖妻子奴婢生生服用之具極天下之酸寒繈縷然猶蓄二琴手不釋卷其迂濶野逸之態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楊通老

移居圖不知逋老乃畫師歟或即卷中之人歟本朝處士魏野有亭榭林逋無妻子惟楊朴最貧而有累恐是畫朴但朴字奐玄不字逋老當訪諸博識者

又題

余既書此跋明日偶翻故紙得朴集洛人臧逋爲序言其琴酒自娛李翰林淑表墓言其好方藥又朴絕句云一壺村酒膠牙酸十數胡豉徹骨乾隨

著四婆羣子後杖頭挑去賽蠶官放翁跋云四婆即處士之配蘇嶠季其家有處士夫妻像野逸如生几集所載與卷內物色皆合騎牛者四婆作詩送朴赴召者也

跋石虎禮佛圖

石氏自勒已敬重澄公至虎尤加崇奉澄公坐磐石假寐一胡合爪致恭二胡雛一持香合一持帨巾立其後勒至是老矣合爪者當是季龍二雛當

是宣韜兄弟狂羯罪當萬段果有佛教必墮惡趣猶欲求福田利益乎想見入山作禮時裸尸抱橋柱同氣相夷滅境界歷歷在澄公目中矣此畫乃夾漈公舊物聊存之

跋明皇聽笛圖

張祜所謂閒把寧王玉笛吹者虢韓兩姨也安敢當御榻而坐乎此背面橫遂三郎曲肱而聽幡綽執板立其傍而節之者其爲玉環無疑也

人傑地靈自古云然滕王閣不得王子安一序難掩元嬰帝子之醜石鍾山不得蘇子瞻一記幾傳持斧搏擊陋事矣故往往騷人墨客遇有脉地輒徘徊不忍去且必脩復之劒後快劉後邨所居近金鳳他隨役三百夫疏鑿其庫者復池之舊句復齋陳公書額表之謂可尚友少陵浣花溪矣第杜老草堂舊址復有韋端己芟夷結茅取浣花名其集以龐

餘芳劉後邨而後其所重濬之池湮沒無存豈地有顯晦抑唐宋人不相及耶後邨集頗浩繁予偏喜其題跋曰廣其傳猶憶是本迺戊午年外舅濬源范公所貽云是秦氏祕藏宋刻其字法之玅直追率更乖如蟬翼煤濃光澤如漆可稱三絕云今外舅墓木已拱彥昭兄弟能讀父書者又相繼云亡為之廢卷

賓涕雲山毛晉識

後邨題跋卷之四　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後村題跋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劉克莊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六一二二